

對曰、復讎之義大矣、在父曰弗與共戴天、兄弟曰不反兵、是禮經之正文也、然殺人者死、殺之而義則無罪、故令勿讎、殺而不義、則殺者當死、是有司之典刑也、從禮乎、守法乎、禮與法本一律也、父子兄弟天性也、至痛追思、殆不欲生、故法有所不畏也、國法不可緩、故官有所不赦也、父子之間有行之者、徐元慶、張瑄、張琇、梁悅也、徐張當死可哀、梁獨免、時論不同可知焉、兄弟亦然耳、然則復讎者、唯顧義與不義而已、其免與不免、天也、無奈之何、苟不義、則禹不能仇舜、蔡仲不能仇周公、父子猶然、況兄弟乎、武王伐紂、未聞爲伯邑考唱不反兵之義、光武於朱鮪、李軼、非兄之仇乎、然與之同列不愧、光武豈偷生哉、唯於義有未盡而已、如來旨所云、奉君命使於四方、逢同胞之仇於道路、則其心之難處、以爲如何、察其輕重而可也、君命者國家之事、其所關重而大矣、復仇者自家之事、其所爲比君命輕而小矣、然飲恨收刃待他日乎、事之曲直勢之可否、宜隨事應時斟酌焉、不可以一偏論之、天下無義外之物、無義則何以行之哉、彼小人之不義、不挾復仇之心、而以父兄之死而幸與、彼講好爲自全之計、周平王之於申侯、魯莊公之於齊襄、宋趙構之於完顏氏之類、偷生不知義、遺笑於千載者、豈不愧於泉下哉、禮之言復讎、其在茲乎、

〔たはれぐさ〕父母のあたには、ともに天下をともにせずといへるも、周の季世、世の中亂國となり、このくにの號令、かの國におよばず、凶をいれ叛をまねく風儀、はやりたる時のことなるべし、今の時は、まことにやしまのほかまで、なびかぬ草木もなく、めでたき一統の御代なれば、人のおやをころせるものあらば、いかにもしてたづね出だし、其つみをたゞし給ふべきに、その子にまかせおかれ、生殺の權を下にかし給ふは、いかなるゆゑにか、

〔膾餘雜錄四〕祐成時宗殺祐經復父仇、祐成爲忠、常被戮、時宗爲童五郎丸所虜、賴朝惜其勇材、欲活之、祐經子犬房丸鳴咽告訴、欲殺之、賴朝遂殺時宗、凡父罪當死、子不當報仇、父死不當罪、或非出上命、而爲人所擠、陷以死、其子豈不可報乎、昔者楊萬頃殺張審素、審素二子瑄琇爲父復仇、殺萬頃、張九齡欲活之、李林甫必欲殺之、而二子竟伏大刑、九齡林甫君子小人之異、可觀焉、